

怪異丛譚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初版



編輯者 上海進化書局

印刷者 上海進化書局

發行者 上海進化書局

經售處 各省埠大書局

怪異叢譚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怪異叢譚目錄

卷上

怪 異 叢 譚 目 錄

奇兒

畫師

一廟三怪

潘爛頭

長樂奇冤

自寫履歷

貓怪四則

變馬

陳在衡

物異

巨人半指

道士取葫蘆

送涼

奇鬼

鄧無影

摺差

鬻體

石吼

客吃煙二則

聚寶盆

人熊

符離楚客

僵屍三則

鬼魅現形

奇術

王文正

紙錢

犬報冤

祁州牧

貓犬作人言

白蓮教

五通神

瓦溺器

毛人

視鬼

殺鬼

徐都堂

狐仙

衣作怪

婺源異石

開路神

繩拉雲

穩婆遇鬼

蝴蝶怪

紅雪

翁仲作怪

辰州法

鬼批縣尉頰

田雞教書

六和尙

元寶飛

礮異

斃術

武侯碑

板櫓自行

卷下

鬼戲

說夢

屍變

請仙

無常鬼助考費

張文恭公秩事

王某

鬼買糕哺子

童樸齋

王二太爺

鬼神報應之靈

骷髏

溺鬼二則

錢氏女

相尸遇鬼

鬼笑可畏

乳長尺餘

貝煉師二則

耿道士

鼠食仙草

張氏宅異

雙燐

齊福喜

某諸生

庭中湧物

蜘蛛怪

熊太太

胡求

遇鬼

化水法

王塾師

湘潭郭君

清澗疑案

墳樹影

羅大林

沈髻

生吞壁虎

與鬼講理

徐氏疫亡

刀浮水面

徐先生

奇鬼眼生背上

何神顯靈三則

巨蛇出遊

燈中犬噓

社公

仙丐

姚文僖公

金陵道士

怪異叢譚卷上

奇兒

吳縣民家一小兒。方八九歲。每日往塾中讀書。迨暮歸。必已昏黑。其父寒賤。志不在讀書。又以兒尙幼。一日詣塾師叩其遲歸之故。師訝曰。每日放學時。日猶未落。何嫌晚也。某言其狀。師疑其中途或與羣兒遊戲。是日兒旣出學。潛躡其後覘之。兒輒疾馳至范坟。以書包授石人。石人卽舉手捧持維謹。兒乃跨石馬疾馳至山巔。復馳而下。往返數四。顧盼自如。師不勝駭愕。伺其至平地疾呼之。趣其早還。兒驚顧見師。策馬馳去。更不復返。此清道光二十年事也。至今其石人手中。猶牢握書包不釋云。

畫師

徐氏羣夫者。忘其郡邑矣。家號素封。而好接異客。技術之士。多往依之。有畫師

客其家。自言有奇畫。願與衆觀之。乃張畫於壁。見樓臺亭館。重疊縵迴。類西洋畫。徐問畫有何奇。畫師曰。吾能身入其中。故奇也。徐以爲妄。笑曰。噫。帖然一紙。塗以丹碧。公烏能置身其間乎。畫師乃向畫咒之。卽有一旁門洞開。聳身而入。門亦隨合。捫之如故。索之不可得也。共相驚怪。門復啓。而畫師瞥下矣。衆遂問畫中之狀。畫師曰。何問爲。第同往觀之。衆皆喜。畫師指畫中門最大者曰。當令開此正戶。以迓諸君。戶應手而闢。畫師先立門中。一一以手援之入。第見梁櫨丹蘄。鳥革翬飛。埒於王侯甲第。每歷一門闕。便覺改觀。或粉壁森然。忽啓雙扉。或畫棟巍然。忽開雙閣。或牕間縫下。別有亭池。或石罅穿入。另開園圃。其堂室之形制。矩方之外。有似月者。有似圭者。有似弓者。有似扇者。有似蕉葉者。有似香爐者。有似鐘者。有似環玦者。有似壺甕各器者。環形詭制。無一雷同。最後啓一偏門。衆皆入。乃徐妻臥室也。時方盛夏。徐見妻裸臥白綃帳中。皓體畢呈。急不及掩避。諸客見之。無不掩口奔走。至畫所。畫固儼然在壁也。徐大怒。畫師辱

己。尋刀將殺之。畫師復聳入畫中。畫與人俱失所在。

一廟三怪

山西木工某。傭於巨室。距家二里許。晨往暮歸。率以爲常。途中惟一破廟。別無人居。一日。歸較晚。驟雨忽至。路滑不可行。至廟少憩。廟凡三楹。中間設神座。懸黃布破幔。左邊停一柩。積塵盈寸。右壁間掛琵琶。亦損壞。卽倚壁而坐。少頃。聞琵琶琅琅作聲。若有人挑撥之者。方驚疑間。所停柩忽移走直前。木工大駭。急走出廟。冒雨而奔。柩疾追其後。泥濘屢顛踣。將爲所及。念曠野無可躲匿。仍紆道反奔入廟。闔扉拒之。柩以前和撞門。悉力支撐。樞曰。忽脫。窘極無計。亟登神座以避。揭幔見神像面白如紙。目眦流血。張口吹氣。冷沁肌骨。工心膽俱碎。墜地暈絕。次日。巨室見工不至。令伙伴至其家召之。家人訝其未歸。同往踵跡。得其屍於廟中。探心口尙溫。營救半日始甦。述其所遇如此。乃舁神座與柩於廟門外。并琵琶悉火之。以絕其祟。

潘爛頭

潘爛頭不知何許人也。爲道士於京江。有異術。少時不自檢。登溷。遽以符咒拘一冥官至。問何事。潘戲曰。速把草紙來。官大怒。以筆點其額。跌落溷中。點處遂潰爲瘡。終身不愈。因以治病。有患癰疽者。卽以其瘡之膿血少許。塗之。無不瘥。人知其姓。而不知其名也。咸以潘爛頭稱之。爾所居古觀。在城外。門前跨一石橋。流水環繞之。游人喜其幽靜。往往憩足其上。會江西張真人入觀。將渡江。或謂潘曰。汝素以術自銜。今天師至矣。敢與之校讎乎。潘笑曰。天師何能爲。吾不令其渡江。彼將奈何。或曰。勿大言。汝焉能使之不渡。潘曰。可面試也。乃注水於盆。取竹篾編小舟如掌大。繫以線而引之。至東復西。往來不已。時張之舟已掛帆。乘風破浪而渡。甫能近岸。輒爲逆風所薄。仍還故處。如是十餘次。竟不得渡。有司迎候久。咸以爲怪。或有知潘所爲者。密白太守。太守大驚。親往止潘。張乃渡。旣而知其故。深銜之。命駕過訪。適潘他出。其徒拜迎。張環視觀前。指石橋謂

其徒曰。此橋大礙風水。盍毀之。其徒曰。未奉官。勿敢專也。張曰。無傷也。吾爲爾召役。亟命鳩工毀橋。未及半。得一白鶴。羽毛未充。引頸長鳴。見人驚舉。飛不逾丈。墜於水湄。視之斃矣。張乃去。潘自此得病。半月乃亡。

長樂奇冤

福建長樂縣。民婦李氏。年二十五。生一子。越六月而夫亡。矢志撫孤。家只一婢。一蒼頭。此外雖親族。罕相見者。里黨咸欽之。子年十五。就學外傳。一日氏早紡織。忽見白衣男子立牀前。駭而叱之。男子趨牀後沒。氏懼呼婢入房相伴。及午。子自外歸。同母午餐。舉頭又見白衣男子在牀前。駭而呼。男子復趨牀下沒。母語子曰。聞白衣者財神也。此屋自祖居至今百餘年。得毋先人所遺金乎。與婢共起牀下地板。有青石大如方桌。上置紅緞銀包一個。內白銀五錠。母喜欲啓其石。而力有未逮。乃計曰。凡掘藏。宜先祀財神。兒曷入市買牲醴祭。而後起之。兒卽持銀袱趨市買猪首。旣成交。乃憶未經攜錢。因出銀袱與屠者曰。請以五

鋌爲質。更以布袋囊猪首歸。道經縣署。前有捕役尾之。問小哥袋內盛何物。曰猪頭。役盤詰再三。兒怒擲袋於地。曰非猪頭。豈人頭耶。傾囊出。果一人頭。鮮血滿地。兒大恐啼泣。役捉到官。兒以買自某屠告。拘屠者至。所言合。並以銀袱呈上。經吏胥輾轉捧上。皆紅緞袱。及至案前開視。則緞袱乃一血染。白布中包人手指五枚。令大駭。重訊兒。以實對。令親至其家啓石阬。內一無頭男子。衣履盡白。右五指缺焉。以頭與指合之相符。遍究從來。莫能得其影響。因繫屠與兒於獄。案懸莫結。此清乾隆二十八年事。

自寫履歷

杭州清泰門外。有士人徐彭宣者。夜飲醉歸。過社廟之前。見廟中燈火輝煌。人語喧闐。異之。入而覘焉。見神坐堂上。吏役環侍。有按籍而呼名者。階下鵠立之人。聞呼則應。各受一卷。魚貫而入。視其人。多相識者。欲窮其異。因亦闌入其內。見諸人列坐東西。俄有人荷一牌。自堂而下。牌上大書。自寫履歷四字。諸人見

之皆蹙額相顧曰。難難。有頓足搖頭。口張而不能喻者。徐意此最易事。何足爲難。遙望堂西偏。有一人乃其兄也。執筆而手戰。欲書又止者屢矣。嗜曰。豈吾兄善忘至此歟。欲往語之。而邏者將至。懼爲所見。乃循牆行。至一處。署曰受卷所。中一人據案坐。則其亡友曹某也。曹見徐驚曰。子何來此。爲邏者所見。奈何。速匿此。徐入。因問其故。曹曰。所謂自寫履歷者。使其人將生平行事。爲善爲惡。一自書。若無所諱飾。是尙自知其過。猶可姑容。冀其悔改。小有不實不盡。則轉送冥司科罪。不能生還矣。已而繳卷者紛集。略一展卷。率多惡而少善。徐思其兄素號端人。必無遺行。及視其卷。則曾姦一處女。又嘗乾沒人千金之貲。皆平素所未知者。未幾門啓。諸人皆出。曹急麾徐出曰。及此不出。卽不能出矣。徐趨出。履闕而仆。則身臥廟廡。東方白矣。歸省其兄。則夜閒寒熱大作。昏不知人。黎明汗出始愈。因詢其冥中事。兄茫然不知也。微以所見隱事叩之。兄大駭曰。此十許年來。未嘗告人者。弟何處得之。乃以社廟所見告。因同至廟中。立誓懺悔。

焉。其兄年五十餘尙在。或神許其改過歟。此清同治間事。

貓怪四則

新城王阮亭先生家。子孫累葉繁盛。其舊第中。有一貓能作人言。一日貓眠榻上。有問其能言否。貓對云。我能言。何關汝事。遂不見。又江西某總戎署。亦有兩貓對談。總戎偶見。欲擒之。一貓躍上屋去。獨擒其一。曰我活十二年。恐人驚怪。不敢言。公能恕我。卽大德也。遂放去。亦無他異。

某公子爲筆帖式。家頗饒裕。喜畜貓。白老烏員。何止十數。每食則羣集案前。嗷嗷聒耳。飯鮮眠毯。習以爲恆。一日。飯後閒話。家人咸不在側。其夫人呼嬾。數四不應。忽聞窗外。有代喚者。聲其異。公子啓簾視之。寂無人。惟一貓奴踞窗臺上。回首向公子。面有笑容。公子大駭。入告夫人及諸昆弟。聞之同出視貓。戲問曰。適聞喚人者。其汝也耶。貓曰然。衆大譁。其父以爲不祥。亟命捉之。貓曰。莫拏我。莫拏我。言訖一躍。徑上屋檐而逝。數日不復來。舉室皇然。談論不已。一日小婢

方餉貓。此貓復雜羣中來就食。急走入房。潛告諸公子。諸公子復大擾。同出捉之。縛而鞭之數十。貓但嗷嗷。倔強之態可惡。欲殺之。其父止之曰。彼能作妖。殺之恐不利。不如舍之。公子陰命二僕。盛以米囊。負而投諸河。甫出城。囊驟空。臨河而返。貓已先歸。直至寢室。啟簾而入。公子兄弟方咸集。父母側。論貓事。瞥見貓來。胥發恆。貓登踞胡牀。怒視其父。目眦欲裂。張鬚切齒。厲聲而罵曰。何物老奴。屍居餘氣。乃欲謀溺殺我耶。在汝家。自當推汝爲翁。若在我家。雲初輩猶可耳孫。汝奈何喪心至此。且汝家禍在蕭牆。不旋踵而至。不自警惕。而謀殺我。豈非大謬。汝盍亦自省平日之所爲乎。生具螻螳之才。夤緣得祿。初仕刑部。以鉤距得上官心。出知二州。愈事貪酷。桁楊斧鑕。威福自詡。作官二十年。草菅人命者。不知凡幾。尙思恬退林泉。正命牖下。妄想極矣。所謂獸心人面。汝實人中妖孽。乃反以我言爲怪。真怪事也。遂大罵不已。辱及所生。舉室紛拏。莫不搶攘。或揮古劍。或擲銅瓶。茗椀香爐。盡作攻擊之具。貓哂笑而起曰。我去我去。汝不久

敗壞之家。我不謀與汝輩爭也。亟出戶。緣樹而逝。自此不復再至。半年後。其家大疫。死者日以三四。公子坐爭地免官。父母憂鬱相繼死。二年之內。諸昆弟姊妹。妯娌子姪奴僕死者。幾無子遺。惟公子夫婦。又一老僕。暨一婢僅存。一寒如范叔也。

永野亭黃門言。其一親戚家。喜畜貓。忽有作人言者。察之。貓也。大駭。縛而撻之。求其故。貓曰。無有不能言者。但犯忌。故不敢耳。今偶脫於口。駟不及舌。悔亦何及。若牝貓。則未有不能言者。其家不之信。令再縛一牝者。撻而求其語。初但噉噉以目視前貓。前貓曰。我且不得不言。况汝耶。於是亦作人言求免。其家始信。而縱之。後亦多不祥。予聞其說。愈謂太平廣記所載。貓言莫如此。莫如此之事。爲不誑也。

護軍參領舒某。喜詠歌。行立坐臥。罕不鳴鳴。一日有友人過訪。歡飲於室。漏已二下。尙相與賡歌不輟。忽聞戶外細聲唱。所謂敬德打朝者。諦聆之。字音清楚。

合拍。妙不可言。舒服役只一僮。素不解歌。茲忽聞此。深疑之。潛出窺視。則見一貓人立月中。既歌且舞。舒驚呼其友。貓已在牆。以石投之。一躍而逝。而餘音猶在牆外也。

變馬

武生某因公北上。宿山東旅店中。念動鄉關。宛轉不能成寐。漏三下。聞隔房有男婦嬉笑聲。因鑽穴隙相窺。見寓主等數人以麥散地下。潑以水。又蒙以布。若變戲法然。某甚異之。凝神細視。忽見布高二尺餘。寓主乃揭視。則麥已長且秀矣。又去其殼。且碎其粒。團成饅首。比糲熟。天已明。某思此決非好事。然不敢問。逾一時許。寓主持饅首遍贈客。諸客俱不之識。共相食盡。惟某未食。暗藏於胸。須臾登道。寓主佯爲遠送。行三十里。衆客咸呼口渴。苦無茶。至江邊取水而飲。忽一客面目紫黑。變成馬首。寓主以鞭撻之。遂成一馬。他客亦相繼而變。寓主驅馬取行李返去。某駭絕逸走。首於官。官始不信。某將饅首呈上。官提死囚與